

沈靖韬 · 何妨吟啸且徐行

文字_梁昊

ARISTO SHAM

Songs Stepping Through Storms



小时候，我妈妈在家里教钢琴，我很小就已经把钢琴当作玩具，充满好奇。

——沈靖韬

若要评选本季度古典音乐界的热门话题，第十七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自当列入其中。作为其中最瞩目者，沈靖韬的夺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相较于其他选手的锋芒毕露，他在赛程中的多数演绎都更如闲庭信步一般，似乎冠军于他而言只是人生航行的一处必经点，于是他扬帆，然后抵达了，仅是如此。但这艘巨轮所掀起的浪涌，在大洋的另一端躁动后，也必在此岸激起阵阵波澜。

“缺乏谈资”的天才神话？

相较于本届范·克莱本比赛同台演绎的何惠慈（Magdalene Ho，马来西亚）、维塔利·斯塔里科夫（Vitaly Starikov，以色列/俄罗斯）和王安祺（Angel Stanislav Wang，美国）等人，沈靖韬受到的关注显然要少得多。国内媒体虽有对范·克莱本比赛的持续跟踪，但对夺魁者沈靖韬着墨甚少，国外《波士顿音讯》（*The Boston Musical Intelligencer*）也刊登了知名乐评人斯蒂芬·维格勒（Stephen Wigler）撰写的颇具挑衅意味的评论文章《沈靖韬击败了一些优秀的竞争对手》（*Aristo Sham Bested Some Excellent Competitors*）。

维格勒对沈靖韬短短数行的评论（全文大多数笔墨用来盛赞其他的演奏者）或许足够说明媒体“冷漠”态势这种反常的由来：“沈靖韬对勃拉姆斯的演绎总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平衡与细腻，并显得冷静与沉着……我不禁疑惑，为何我对沈靖韬的表演感受不深呢？但是，回想你在学校时，前排的那个书呆子总是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并且似乎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正确的时候，你还记得这有多么让人恼火吗？他真的是书呆子还是天才？即使是天赋最出色的表演者也会偶尔犯错——如果他们完全是人类的话。”

这段颇具暗讽意味的言辞实质上将沈靖韬精准无误的演绎视作“书呆子般的处理”，而这，也貌似成了沈靖韬不受媒体待见的原因所在。的确，沈靖韬完全不具备其他选手那样吸引人眼球的谈资。他的演绎既不会使个性压倒作品，亦不会有丝毫犯错。相比于斯塔里科夫的“大钢琴家”气场与何惠慈随性甚至潦草的着装，沈靖韬只是简单地走上台，“精准地”呈现作品，然后拿到奖牌。这个过程似乎没有惊动任何人，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沈靖韬又的确具备了天才神话的全部特质。“小时候，我妈妈在家里教钢琴，我很小就已经把钢琴当作玩具，充满好奇。所以我常说自己在出生之前便被音乐的环境所包围。”十四岁时，沈靖韬拿下吉娜·巴考尔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一等奖（2008年），次年便出现在英国第四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神童》中。其间，他一直就读于普通学校，从未刻意选择专注于钢琴专业。2019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而在此之前，他已在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2006年）、维塞乌国际钢琴比赛（2015年）、纽约国际钢琴比赛（2016年）等大赛上拿遍一等奖。

正当媒体的聚光灯为此迫不及待地想

要拥抱沈靖韬时，他在行动上却偏偏与媒体想要的话题性、流量性相背离。面对采访，他惜字如金，并不以迎合话筒来包装自己。这种谦逊、低调的态度的确难以满足饕餮式的媒体胃口。而当问及为何如此时，他的回答是：“保持谦逊的态度，对我来说是演奏音乐的宗旨之一。相比于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演奏家与作曲家，我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动我们现在的观众，用音乐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也更富足。”

正因如此，在相关音乐会的报道中，沈靖韬鲜少让自己在话筒前多费口舌，对他而言，音乐才是最好的自我表达媒介。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何疫情期间他会因演出停摆而倍觉“丧失了自我人格”，其缘



由莫过于自我不再能与观众对话，致使自我的表达沦入失语之境。

在音乐中寻找钢筋铁骨的人

如果仅仅如此，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沈靖韬过于沉闷，但无论何时，他都未将自己关在琴键的一隅。事实上，如果要从沈靖韬身上找到一个颇为独特的谈资，必然是他哈佛大学经济学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双学位。在他看来，这种选择仅仅是因为“练琴时运用右脑，而学经济学运用左脑，这样可以让练琴疲惫的大脑得到休息”。令人颇感意外的言辞，反而显示出他这种独特、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

而在沈靖韬的成长过程中，这种理性思维模式影响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平日的练习中，他会首先将几首不熟悉的作品练到不同层级，从而在每天的练琴过程中都能保证自己有针对性地对作品的不同层级进行专题训练。从基础指法安排到乐句的呼吸处理，再到作品的结构框架，最后到作品的哲思意蕴，他不断以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各维度训练的需要，也难怪维格勒会认为沈靖韬的演绎是如此的精准、平衡且恰到好处，全然是“百分之二百的努力”的结果。沈靖韬似乎并非一位钢琴家，而是一位建筑师。他沉浸式地厘清音乐的秩序架构，同时又将这些音响材料以

精巧的榫卯结构相嵌，而这也许恰是他偏爱勃拉姆斯的缘由。

2025年6月7日，在第十七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决赛的舞台上，沈靖韬便选择了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作为这次克莱本之旅的收官之作。在他看来，勃拉姆斯的作品总是充满着令他着迷的、精美的结构与秩序，同时又充盈着极其深沉的情感表达。他眼中的勃拉姆斯在创作上是从不犯错的，并且对每一个音符的细节总是再三雕琢。“古典音乐最独特的一点就是经历数百年，作曲家的这些音乐表达依然很有感染力。我们很幸运，有那么多杰作供我们演奏及诠释。我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也会经常研究并欣赏历代大师的演奏，学习不同演奏的传统。”通过大量演奏勃拉姆斯的作品，沈靖韬读懂了如何在键盘上塑造音乐的生命力。所以他说：“在我看来，勃拉姆斯是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这种对于结构与秩序的深度推敲，决定了他在决赛舞台上的极致演绎。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沈靖韬的乐音处理显示出他对勃拉姆斯常年钻研的成效：乐音干脆、不拖泥带水，却又无一不坚实有力。第一乐章中那些布满磨砂质感的疑问动机，恰似沈靖韬为勃拉姆斯的音响骨架镶嵌的粒粒铆钉。而紧随战斗性的弦乐齐





© Lisa-Marie Mazzucco

奏之后涌现的连续琶音与跳进，更显其处理的四平八稳。在这部钢琴协奏曲中，勃拉姆斯的音响叙事颇为诡谲，但沈靖韬却以学者的姿态切割出条条清晰的叙事纹理。因此，相比于以一位钢琴家的身份在此演绎，沈靖韬的处理是他常年与这位忘年故交神思对话的结果。

于是，范·克莱本比赛的最后一夜，面对沈靖韬老练、老派又颇为老辣的演奏，很难不为之动容。如此光景，以至于凭犀利笔锋出名的维格勒也不得不扭捏地赞叹道：“沈靖韬演绎的勃拉姆斯达到了一种近乎机械般的精确度，其演绎的完美程度几乎不可思议。同台演出中其他演奏者的或许都有些许纰漏，相比之下，沈靖韬以完美的演绎实现了与乐团之间无懈可击的协奏。”

有趣的是，沈靖韬对于这种细节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琴键处理中。演出大多数时候，他五彩斑斓的袜子总是十分吸引观众的眼球。“我认为，相比于女士在着装方面的多元化，男士的穿着往往过于单一无趣，所以我会选择用袜子作为点缀，这种细微处的装扮不仅能够丰富我个人的整体艺术形象，也能给观众很有效的触动。”

这种以细节塑造整体的方式，恰恰与他在演奏中通过审慎式地关注细部结构进

而丰满整体框架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

音乐，作为“表达”的艺术

无论是演绎还是着装，我们不难看出沈靖韬颇为注重作为艺术家的“表达”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对他而言，每一处领奖的舞台，都不过是他的一处情感展现之所——“我并非为了夺冠而弹琴，只不过它是如今让观众认识并欣赏我音乐的最好舞台。”

的确，舞台并非沈靖韬生命的全部。除了琴键上的黑白之外，他的生命亦是无比多彩。不用按部就班地遵循“神童修炼手册”式的严格约束，父母的宽容赋予了沈靖韬钢琴天分的自由生长空间。“他弹一下又跑了，很少见他弹琴超过半小时。”回忆起儿子幼时的学琴历程，被誉为香港物理“补习天王”的沈楚炜也常常无奈笑道：“其实在家里他很少弹琴，反倒是经常打电子游戏。”但面对孩子的爱玩天性，沈父与沈母并不予以打压，反倒经常与他一起打游戏，甚至花大量的时间陪孩子一起拼乐高。正是在这种自由、鲜活且温馨的环境中，沈靖韬既从琴键上获得了充沛的感性天分，又在五颜六色的乐高上培养了最初的理性思维。

多元的兴趣爱好滋养了他鲜活的人

我并非为了夺冠而弹琴，只不过它是如今让观众认识并欣赏我音乐的最好舞台。

——沈靖韬



所有的艺术本质上都是外部世界刺激艺术家而产生的化学反应，音乐也不例外。

——沈靖韬

生，他热爱旅行、航空与葡萄酒，素日里，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探访美食，甚至对语言的学习也充满兴趣，而这些看似大杂烩般的兴趣爱好，却恰恰成了他音乐的生命所在。“所有的艺术本质上都是外部世界刺激艺术家而产生的化学反应，音乐也不例外，我认为我们经历越多，我们做的艺术越有意思、越有风味，也越有性格。”于是，出于他对“表达”的忠诚，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会如此偏重以学者式的姿态，深入揣摩作品的细部结构与整体框架之间的联系。“我觉得有自己的思维及个性是最重要的，因而在演奏中，我才得以专注于用自己的风格表达音乐最本质的内涵。”

正是抱着这种忘我的热情与沉浸的态度，沈靖韬不对外界的拥趸与批评投入太多关注，“我演奏的时候只是注意音乐的表达，我觉得自然就好。对我而言，做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在他身上，或者说始终与他的音乐相统一的，仅仅只有对待音乐、外在世界，乃至内在自我的谦逊与随和。也正因此，当世界为这位不显山露水的钢琴家夺魁而倍觉惊讶时，其好友梁贺琪才会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他不是一鸣惊人，而是一向都技惊四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以自我为

中心或处于社交的封闭状态。他曾先后与伦敦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英国室内乐团、洛桑室内乐团和明尼苏达交响乐团，以及西蒙·拉特、艾度·迪华特、雷蒙德·利帕德等著名指挥家合作演出。“对我来说，每次跟管弦乐团合作都是很令人兴奋的经历。玩音乐就是要跟别人交流，表达彼此的观点，故而每次在同乐团的合作中，我都会得到很多启发。”

如此说来，相较于大多数看客眼中“缺乏谈资”的身份标签，沈靖韬以特立独行的音乐观与行事风格展现了其异于常人的一面：他忠于理性主宰下的音响结构与平衡秩序，但从不自使自我沦为乐谱的仆人；他崇尚人性与个性的双重表达，但又不以此僭越结构的法则。于是，在“忠于原作，个性表达”的复合结构下，他做到几乎不可能的平衡。这种收放自如的独特个性，也使他在面对当时疫情来袭时淡然处之：“做艺术家的历程中一定会有挫折及阻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让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我经常说要热爱每一个音符，热爱每一个美丽的和弦——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有关沈靖韬与范·克莱本的故事似乎也可暂时画下半终止了，毕竟即使是想要了



解一位学究般的钢琴家，最好的方式也仍然是用耳朵去听他的“表达”。而正如他所言，比赛与夺冠只不过是学习演奏的一处途经点。那么，他的下一站会去往何方呢？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可以带着我的音乐奔赴世界各地的舞台，给更多的

观众带来独特的体验，并传达给观众一些喜悦、一些感动、一些平日察觉不到的细腻体悟，或许能让他们生命的体验更为丰富。”

如此，作为抱着同样期待的听众，是时候等待他的下一段旅程了。■